



巨夏目漱石 著
陆求实 译

虞美人草

虞美人草

[日]夏目漱石 著
陆求实 译

陕西师范大学
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图书代号: SK14N112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虞美人草/ (日) 夏目漱石著; 陆求实译. —西安: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4. 10
ISBN 978-7-5613-7801-4

I. ①虞… II. ①夏… ②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
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78736 号

虞美人草

[日] 夏目漱石 著 陆求实 译

责任编辑	焦 凌
责任校对	王西莹
特约编辑	陈 彻
装帧设计	hanyindesign
出版发行	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(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)
网 址	http://www.snupg.com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9.75
插 页	2
字 数	251 千
版 次	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613-7801-4
定 价	32.00 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问题, 请与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话: (029)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: (029) 85303879

译者序

一部罕有侔匹的炫奇之作

夏目漱石(1867—1916年)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。他本名夏目金之助,出生于江户幕府解体后混乱时期的没落地主之家,自幼喜爱汉学,曾在汉学塾二松学舍学习汉诗汉文,二十四岁进入帝国大学(今东京大学)学习英文,同时兼任东京专门学校(今早稻田大学)讲师,并致力于英国文学的研究。1889年受同窗正冈子规影响,首次以“漱石”为笔名开始从事创作,从此确立“以文立身”的人生目标。

1900年夏目漱石官费留学英国,1903年返回日本后执教于东京帝国大学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,后来又兼任明治大学讲师。1905年漱石发表长篇小说《我是猫》大受好评,翌年发表《小少爷》《草枕》,1907年辞去教职进入朝日新闻社,走上职业作家的道路,此后陆续创作发表了《虞美人草》《三四郎》《后来的事》

《门》《心》《路边草》等作品，1916年死于胃溃疡引发的大出血，没年四十九岁。

夏目漱石的小说有着井然的结构和丰富的想象力，充满浓厚的讽刺幽默色调，同时流露出作者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，并具有在当时不多见的浪漫主义色彩，显得从容优雅，有别于日本民族所常有的沉郁气质，因而被称为“余裕派”或“低徊派”（“余裕”这个名称来自夏目漱石的自创），与“高蹈派”代表人物森鸥外一起共同奠定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基石。夏目漱石的作品多反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社会不满，但又无力抗争的矛盾，其思想主题为个人的自我确立与近代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。日本由明治维新开创的“文明开化”在漱石眼里不过是肤浅和表面的，随着电灯化、大工业化等社会进程所带来的近代社会价值观也是扭曲的、畸形的、病态的。漱石以其学贯东西、博古通今的学养，借鉴和吸纳东西洋文化将其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，与如日中天的自然主义文学刻意保持距离，在扭曲的主流价值观之中力图坚守自己的人生认识和价值取向，因而他在日本也被视为“反自然主义文学”流派的一员——尽管其创作的基本倾向还是批判现实主义的。

根据日本学界的研究，夏目漱石文学可归结为两大主题：一是近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的“我执”，二是个人主义（参见日本维基百科事典“夏目漱石”词条）。关于个人主义，漱石1914年11月在学习院辅仁会题为《我的个人主义》的演讲中阐释道，“决非俗人想象的那种于家于国有害的东西，而是尊重他人存在的同时尊重自我的存在”，用浅显的话来解说，就是自

我确立，漱石的绝大部分作品都贯穿了这个主题。而最尖刻体现“我执”这一主题的便是《虞美人草》。“我执”本为佛教用语，指执着于自我，以身为实体的观点，佛教视之为烦恼之源。《成唯识论》卷四释为：“我见者，谓我执，於非我法，妄计为我，故名我见。”受夏目漱石影响颇深的鲁迅在《文化偏至论》一文中也曾使用“我执”一词：“试案尔时人生，莫不绝异其前，入於自识，趣於我执，刚愎主己，於庸俗无所顾忌。”综括上述，大致可以对“我执”进行定义：它指人的一种刚愎主己的迷执状态，而这种心理状态我们并不陌生。

《虞美人草》以三对青年男女的恋爱为线索，描写了一系列的纠葛和冲突，这里有的不仅仅是情感上的纠葛，更是价值观、人生观的冲突。外交官的女儿藤尾容貌端丽，气质如兰，且自小接触西方文化，才学出众，然而在她心底却涌动着有一股可怕的浊流。为了从同父异母的哥哥手中争夺父亲遗产，藤尾与母亲精心算计，然而“机关算尽太聪明”，藤尾的虚荣与骄傲自负最终害了她自己……故事情节虽嫌单薄，但心理刻画细致丰富，夏目漱石在书中看似漫笔写来，实是痛下针砭，对二十世纪初期日本青年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大潮面前的所谓“自我救赎”和“自我升华”毫不客气地予以抨辟，无情揭破灵魂的阴暗面。

日本明治至昭和时期的小说家兼文学评论家正宗白鸟在其《作家论》中点评《虞美人草》道：夏目漱石在这部作品中过于炫示自己的文笔，喋喋不休讲述一些无聊道理。的确，漱石在《虞美人草》中刻意采用了繁杂浮华的俳体进行创作，过分注重藻

饰，炼字、砌句、堆叠章节，处处可见精雕细琢的痕迹。除去口语化的对话部分，叙述和议论部分文字靡丽，用词佶屈僻冷，半文不白的句子中夹杂了排比、对文、双关、借代、拈连、移就以及骈句等多种修辞表现手法，极富形式美，加之穿插大量俳句、和歌、日文训读的汉诗以及中西经典文学作品的句段，似乎有意在炫技炫奇，让人眼花缭乱，给现今的读者阅读带来很大障碍，翻译更是困难重重，这或许也是迄今几乎无人尝试触碰该作品的重要原因。此次笔者斗胆谨诺将其译出，饶幸陕师大“悦经典”之日本文学系列，实在有些不自量力，庸陋难免，唯愿各路方家及读者雅鉴狂愚之诚，不吝指正，同时相信一定会有更好的译本出现。翻译中幸得挚友高培明先生精详无私地与笔者分享其读解心得，并提出许多独到且极有见地的建议，拙译中多已有所体现，在此顺致感谢。

夏目漱石是一位博大精深的作家。《虞美人草》是夏目漱石成为职业作家后的首部作品，也是他从创作初期进入中期的承上启下和转型之作，不只在其作品中可说绝无仅有，放眼日本现当代文学之林也少有俦匹，尤其是作品深刻揭示了“我执”这个人性主题，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对应视为夏目漱石的重要作品之一，真诚地祈望读者喜爱这部奇作。

“真远哪！到底应该从哪儿上去啊？”

一人驻步，用手帕擦拭额头。

“我也不知道该从哪儿上去——反正从哪儿往上爬都一样，山顶就在前面了嘛。”

另一脸盘和体格均长成四方形的男子不以为然地答道。

答话的男子戴一顶帽檐上翘、中央凹陷的棕色软呢帽，迤扬起浓粗眉毛仰望灿蔚沉蓝的春日晴空。高耸的睿山^①屹立在随风摇曳的娇柔微茫的云气中，仿佛在洋洋得意道：将奈我何欤？

“真是座傲顽的山哪。”男子挺起方形胸膛，身体微微倚在樱木杖上，随即又以不屑的口吻说道：“既然已经清清楚楚在眼前了，辛苦不了多少啦！”

“清清楚楚在眼前？今早我们离开旅馆的时候就看见它了。到

① 睿山：又称比睿山、日枝山、北岭，位于日本京都市东北、京都府与滋贺县交界处，主峰大比睿岳（848米）及其西四明岳、其北释迦岳、水井山、三石岳5峰合称为睿山。

京都要是看不到睿山，那才见鬼哩。”

“看到不就说明没问题了？你不要啰哩啰嗦的啦，只管走下去自然就能爬到山顶。”

先前的高瘦男子没应声，摘下帽子在胸前扇风。他那宽宽的额头平日就以帽檐遮着，未让烈日盛得宛似油菜花般金黄的春日艳阳暴晒过，此时显得格外苍白。

“喂，现在不能休息，快走吧！”

同伴尽情地任春风吹拂着冒汗的额头，恨不能让黏在上面的黑发随风翻飞似的，一只手握着手帕，胡乱搔拭着额头、脸颊、颈窝。高瘦男子毫不理会他的催促，慢悠悠地发问：

“你方才说这山傲顽？”

“没错，你看它那样子像不像一副我自巍然不动的架势？就像这样……”男子将原本方敦敦的肩膀耸得愈加方整，另一只手握成拳头，自己也摆出一副巍然不动的姿势。

“巍然不动是形容能动却不动时的状态吧？”高瘦男子从细长眼睛的眼梢略略向下斜乜着对方。

“是啊。”

“可是那山会动么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又来了，你就是个专为抬杠而降生到这世上的人。快走吧！”

四方形男子嗖地举起粗大的樱木杖搁到肩上，随即迈开步子向前走去，高瘦男子也将手帕收进袖兜里迈开脚步。

“早知道就在山脚下的平八茶屋玩一天算了，这会儿往上爬怎么也爬不到顶的。喂，到山顶到底还有几里啊？”

“到山顶一里半。”

“从哪里算起？”

“谁知道从哪里算起？我怎么可能对京都的山知道得那么详尽。”

高瘦男子吃吃笑起来，不再说话。四方形男子则劲头十足地滔滔不绝：“跟你这种只知道空谈却从不出门的人一道旅游，很多地方都会错过，谁做你的旅伴才叫倒霉呐。”

“碰到你这种乱作胡为贸然行事的人，就不倒霉了？就说一点吧，你带人家出来玩，竟然连该从哪儿登山，该欣赏何处，再从哪儿下山都毫无头绪！”

“什么呀？这点小事也用事先做计划？不就是一座山而已嘛。”

“好，就说这座山好了，你知道这山有几千尺高么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这种无聊的事情……你知道么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那你凭什么说我？”

“你不要那么神气，你不是也不知道嘛。即便我们两个都不知道这座山有多高，你至少应该大致想好我们到山上到底要看什么，需要多少时间，这样才能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我们的行程。”

“不能按计划进行，那就重新安排嘛。像你这样老把时间花在想些没用的事情上，够我们重新计划好几遍了。”四方男子继续快步往前，高瘦男子无言地跟在后面。

春天的京城随处堪入诗。自七条横贯至一条，透过柳烟，一路可窥见温暾的春水拍击着白练似的河川。从高野川河滩尽头，沿一条蜿蜒路向北行约二里，山自左右迫向眼前，山径曲折，但闻脚下流水潺潺，此伏彼起。山中春意正浓，而峰峦之巅残雪仍驻，春似乎仍在残冬中瑟瑟寒战。穿过孑裂的碧峭，阴暗平缓的羊肠小径上，不时有大原女^①和老牛迎面走来。京城的春天即像老牛遗尿似的，既长且

① 大原女：指昔日居住在日本京都郊外大原地方的女人，她们通常头上顶着薪柴或鲜花、蔬菜前往京都市内叫卖。

温静。

“喂……”落在后头的男子停住脚步，呼唤远远走在前面的同伴。春风顺着白晃晃的路面悠闲地将唤声传至尽头，撞上芒草丛生的山壁时，总算令晃动在一百米开外的四方形影子止步。高瘦男子将长臂举过肩膀摇晃了两下，示意要他返回。只见那根樱木杖反射出的温暖阳光在他肩头闪了一下，不一会儿，他便回到高瘦男子面前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说什么事？应该从这儿登山哩！”

“从这儿登山？不对劲吧？往山上走却要过这座独木桥，我觉得好像有点问题。”

“像你那样只顾埋头往前走，会走到若狭国去的^①。”

“走到若狭国倒无所谓，问题是你熟悉这一带地理么？”

“我刚刚问过一个大原女，她告诉我说从这儿过桥，再沿那条小路向上爬大约一里就到了。”

“到了？到哪里？”

“到睿山上头啊。”

“睿山上头的什么地方？”

“那就知道了，不到上头怎么知道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看来像你这么擅长计划的人也没把事情问明白。你这叫千虑一失吧？就照你说的，从这座独木桥过吧。喂，马上要往上爬了，你怎么样，还走得动么？”

“走不动也没办法呵。”

“不愧是哲学家，如果脑子再好使点就更了不得了。”

“你说是什么都行呵。——你先走吧。”

^① 翻过睿山有一条若狭街道可通往古时候的若狭国。若狭国在今日本福井县西南部。

“你跟得上来么？”

“不用管我，你管你走就是了。”

“如果你跟得上，那我就先走一步了。”

两人一前一后渡过颤颤悠悠架在溪涧上的独木桥，身影没入覆满草丛以一丝微弱气力勉强地向山顶延伸的小径。阳光透过薄云从头顶一泻而下，照射得枯草上去岁的残霜蒸腾起来，两人只觉双颊暖洋洋的。

“喂，甲野！”四方形男子回头唤道。

“嗯？”

甲野笔直挺着他那与山间小径颇为般配的瘦长身子，头也不抬地应了一声。

“看你，快举白旗了吧？没用的家伙！你看那下面——”四方形男子抡起那根樱木杖自左而右比画了一下。

顺着挥动的樱木杖的尽头望去，远处银带似的高野川闪闪熠熠映入眼帘，左右两岸盛开的油菜花宛似即将燃烧起来，仿佛涂在画板上的稠浓背景，衬托出淡紫色的缥缈远山。

“景色果然不错。”甲野扭身看去，高瘦的身子稳稳站在差不多六十度的陡坡上。

“稀里糊涂地已经爬到这么高了，蛮快的嘛。”宗近说道。宗近是四方形男子的姓。

“就跟人在不知不觉中堕落、又在不知不觉中醒悟一个道理吧。”

“跟白天变成黑夜，春天变成夏天，青年变成老人一样——要这样说，我也早就明白这个道理。”

“呵呵呵呵，那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先别问我，还是说说你自己多大吧。”

“我知道你几岁。”

“我也知道你几岁。”

“呵呵呵呵，想糊弄过去啊，就是不肯说是么？”

“这个能糊弄得了么？你我互相都知道的。”

“所以嘛，快说吧，你几岁啦？”

“你先说。”宗近寸步不让。

“我二十七。”甲野不再调逗，爽快地说了出来。

“是吗？那我也告诉你，我二十八。”

“太老了。”

“开什么玩笑？不就相差一岁么？”

“我说的是我们两个。我们都老了。”

“哦，我们两个？这还差不多，要是光说我老……”

“你就不服气？你这么在意说明你还不算太老。”

“怎么？你可别在爬坡途中耍我。”

“嗨，你这样戳在中间挡别人道了，快给人让道！”

坡道百折千回，没有一处直路超过十米。有个女人一面口中说着“借过”，一面不慌不忙从上面走下来，泛着绿色的浓密头上顶着比她还长的大捆树枝，手也不扶，与宗近擦身而过。繁茂的枯草响起一阵沙沙声后，两人视线中唯见女人斜交在藏青平布棉衣肩背部的两条红色襟带。就在那儿——女人随手一指。而她所说的她的家，或恐就是顺手望去指尖所点一里开外的那座茅屋。八瀨山^①一带，一仍昔日天武天皇避居之时那般，云雾氤氲，将山村的恬静永久封存在缭绕烟霞之中。

“这一带的女人都很漂亮，好像画中人，真叫人吃惊。”宗近说。

“这大概便是所谓的大原女吧？”

“不，是八瀨女。”

① 八瀨山：位于今日本京都市左京区，在睿山西麓，瀨高野川，为观赏红叶的名所。壬申之乱时天武天皇曾削发逃匿至此。

“我没听说过什么八瀨女。”

“没听过也肯定是八瀨女，你要是觉得我胡扯的话，下次再碰到时间问她好了。”

“我没说你胡扯，只是，这一带的女人不是统称作‘大原女’的么？”

“你能肯定么？你敢打保票？”

“唔，这样称呼比较有诗意，听起来很风雅。”

“那我们就权且当作雅号这样称呼她们吧！”

“雅号不错。反正这世上有各式各样的雅号，什么‘立宪政体’啦，什么‘泛神教’啦，什么‘忠信孝悌’啦，形形色色什么都有。”

“可不是嘛。荞麦面馆都爱用‘藪’^①，牛肉火锅店的名号都叫‘伊吕波’^②，也属于这个套路吧？”

“是啊，就跟我们这种人称作‘学士’一样。”

“真无聊！要全都是这一个套路，倒不如废掉雅号算了。”

“你不是还想以后弄个‘外交官’的雅号么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那个雅号很难弄到，大概是那帮考官全都缺少雅趣吧。”

“你名落孙山几回了？三回？”

“你胡说什么呀！”

“那么，两回？”

“你这是明知故问。不是我夸口，我只考失败过这一回。”

“考一回就落榜一回，看起来以后……”

“想到以后不知要考几回才能通过，我还真有点不踏实哩，哈哈哈哈哈！对了，先不说我的雅号，你呢？你将来有什么打算？”

① 日本荞麦面老店，各地均有同名的店铺，但总字号只在东京。

② 日本明治初期，木村庄平在东京开有多达三十几家名为“伊吕波”的牛肉店。

“我么？我只想爬睿山……喂！你不要用后脚蹬石头，你这样我跟在你后面很危险……啊，累死我了，我在这里歇息一会儿！”甲野啦啦一声仰面躺倒在干枯的芒草丛中。

“这么快就举白旗了？说起雅号什么的一大堆，爬山就彻底不行了。”宗近用手中樱木杖在躺倒的甲野头顶旁的地上噔噔噔敲了几记。每敲一记，就会发出一阵杖尖搂倒枯草的沙沙声。

“快起来，马上就到山顶了，就算歇息也得等到了山顶再好好歇息吧。喂，起来呀！”

“唔……”

“唔？……喂，你不要紧吧？”

“我想吐。”

“又是吐又是举白旗的？唉，真拿你没辙。算了，我也歇息一下吧。”

甲野不顾帽子和伞掉落在坡道，将黑发埋入枯黄的草中，仰面眺望天空。他瘦骨伶仃的苍白脸庞与薄云悠然飘忽的一望无际的天上世界^①间，没有任何东西遮挡住视线。呕吐理应朝向地面，但他却是眼望天空，眼眸中只有远离大地、远离尘俗、远离古今世界的万里碧空。

宗近脱下米泽绸^②短褂，双袖对折后提起搭在肩上，想了想，又从胸前对襟处伸出双手，袒露上半身，与此同时也露出了里面的夹背心，背心衬里上的狐皮蓬乱地钻出来。这是一位去过中国的友人送他的，宗近十分珍爱它，他说千羊之皮，不如一狐之腋，所以无论何时总是穿着这件背心。衬里的狐皮已经蓬乱脱落，动辄掉毛，看来肯定

① 天上世界：佛教将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统称为“天上界”，与“下界”相对。此处不说“天空”而说“天上世界”，似有隐指天上界之意。

② 米泽绸：产自日本山形县米泽市的一种丝织品，自江户时代起就远近闻名。

是只脾性糟糕透顶的野狐狸。

“你们是要上山么？要不要给你们带路？嗬嗬嗬，怎么睡在这种怪地方？”从坡道上又下来一个藏青平布棉衣装束的女人。

“喂，甲野，她说我们睡在怪地方呐。连女人都笑我们了，你还不赶快起来！”

“女人就是爱取笑别人。”甲野仍然望着天空。

“你这样大模大样地躺在这里可不是办法啊……还想吐么？”

“一动窝就会吐。”

“真麻烦！”

“所有呕吐都是因为动引起的，俗界万斛^①呕吐皆因一‘动’字。”

“搞什么呀，原来你不是真的想吐？真无聊！害得我直伤脑筋，还以为到头来我不得不背你下山哩！”

“谁要你多管闲事，我又没有拜托你。”

“你真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。”

“你知道讨人喜欢的定义么？”

“你说来说去，就是不想动窝对吧？真是岂有此理。”

“什么叫讨人喜欢啊……就是一种能诛毙强过自己的对手的阴柔武器。”

“照这样说，冷淡就是一种驾驭弱者的锐利武器？”

“哪有这种逻辑？人只有想动弹时，才用得着去设法讨人喜欢，可明知道一动弹就会呕吐，试问还做得出讨人喜欢的行为么？”

“你这纯粹是诡辩，真讨厌！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先走一步，失陪了。怎么样？”

“请便。”甲野依旧眼望天空。

宗近将脱下来的两袖裹在腰上，又撩起缠在小腿上的竖条纹下

① 万斛：此处喻极多。中国古代以十斗为一斛，南宋末改为五斗为一斛。

摆塞入白色的绉绸腰带里，然后将刚才折起的短褂挑在杖尖，嘴里安心落地地念叨着“一剑行天下去也”，在十来步开外断崖峭立的山径尽头向左飘然一拐，便不见了人影。

现在唯余静寂。当周遭归于静寂，想到自己一缕性命也将托付给静寂时，尽管连接大乾坤某处的热血仍在肃肃流淌，然静寂无声，寂定中视形骸如土木，蕴生机于依稀。当自觉几近天夺其魂，抛却了种种生存所必须背负的殄沌之累，便犹如云之出岫、天宇之朝夕一般，那是种超脱所有拘泥的生机。如果你无法片足跨入纵亘古往今来、横贯东西南北此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，你便会期冀自己成为化石，成为一块吸尽赤色、吸尽青色、吸尽黄色和紫色，不必纠结如何还原出五彩前身的漆黑化石；抑或很想死一次。死乃万事之终焉，亦是万事的起始，积时成日，累日成月，经月成年，归根到底是将所有一切堆成坟墓而已。坟墓此侧的所有扰烦，在仅隔肉皮一枚充作垣墙的因果面前，犹如枉自同情地为枯朽的骸骨无谓地加油鼓劲，让彼侧的尸身拼命蹈长夜之舞一般滑稽可笑。心存浩宇的人，只会渴慕九遐之外的国度。

一通浑漫的想入非非之后，甲野终于坐起。他不得不继续赶路，不得不游览并不想游览的睿山，换来数个不必要的水疱当作毫无用处的登山痕迹，留下两三天痛苦纪念。如果说痛苦纪念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，他已经多到数至白头也数不尽，多到即使挑碎了渗入骨髓也无法消失的程度。唉，脚底徒增一二十个水疱——甲野想到这里，瞄向系带高腰皮靴的后跟，靴底刚踏上棱角锐利的乱石，谁料乱石霎时变脸，嗖！眨眼间令甲野尚未踏稳的脚踵向下滑了二尺左右。甲野低声吟咏一句：

不见万里路

他拄着伞爬完两边断崖峭立的山径，忽然眼前一段陡坡直压帽